

世界

叢書

林

肯

德林瓦脫著
沈性仁譯
胡適校

林肯序

英國現代文人德林瓦脫 (John Drinkwater) 的這本歷史戲是一九一八年編的，先在伯明罕戲園演過，已鬧動一時；後來大文豪班 (Arnold Bennett) 等在倫敦附近的漢茂斯密 (Hammer Smith) 辦了一個新戲園，遂把伯明罕的原班請來，重演此戲，成績更大。漢茂斯密雖在鄉間，倫敦貴族士女也爭來看此戲；有一天，一位前任司法大臣從倫敦趕來看戲，竟買不着座位，只好掃興回去，後來這本戲在英美兩國演做，都受絕大的歡迎。

這本戲可算是一件空前的大成功。爲什麼呢？因爲這本戲一來是一種政治歷史戲，平常人向來是不大喜歡政治歷史戲的；二來全本沒有男女愛情的事，更不應該受歡迎了，然而這本戲居然受了英美兩國的大歡迎，居然鬧動了幾千萬人，居然每晚總能使許多人感動下淚！這不是一件空前的大成功嗎？

這本戲的著者德林瓦脫是現代的一個詩人，他的詩集出版的有下面的各種：

Poems, 1908—1914

Pawns; Three poetic plays.

Olton Pools.

Swords and Ploughshares.

他又是一個很懂得戲劇的藝術的人，他曾編有戲劇——上面舉的第二部書即是三種詩劇，——他又做過伯明罕戲園的藝術主任，故他能於舊有的戲劇之外，別開生面，打出這條新路來，創造這種近代的政治歷史戲。

這本戲共有六幕，事實的大要如下：

第一幕，（一八六〇年）共和黨大會已推定

林肯爲本黨的候選總統，派代表四人到林肯家中來，請他接受這個推選。林肯允出來候選。

〔這一年大選舉的結果，林肯得一百八

十六萬多票，被選爲總統，尙未正式就任，而南加洛林納（South Carolina）邦首先宣告脫離聯邦而獨立。到林肯就職時（一八六一年三月）已有七邦宣告獨立了！

第二幕，（次年）南北的戰端將開，南軍要進攻撒姆特炮台，要想林肯把那炮台的駐兵召回，故派代表二人私去見國務卿希德華，請他設法勸林肯讓步。希德華是共和黨的大人物，平日不大把林肯放在眼裏，故允許了南代表。幸而林肯撞見他們，切實答復南代表，說他爲維持統一國家

起見，決不承認南方各邦有分離的權利，決不讓步。〔南軍遂進攻撒姆特國軍力竭餉絕，始降。這是第一次開戰。〕

第三幕（約兩年後）南北開戰已兩年了，這一幕借兩個婦人的口氣寫出兩種心理。一個勃羅（Blow）夫人，譯言『打』，代表軍閥好戰的心理；一個阿特利（Otherly）夫人，譯言『別樣』，代表那和平派反對戰爭的心理。林肯對他們的話語與態度可以表示他是不得已而戰的。

第四幕（約與前幕同時）北軍已見勝利了。林肯開內閣會議，討論宣布釋放黑奴的

事。南北之戰的原因，自然是南邦蓄奴的問題。南方各邦始終否認聯邦政府有干涉蓄奴問題的權利，故一變而為中央政府與邦政府的權限問題。這個問題爭了幾十年，沒有解決；後來南方各邦越鬧越激烈了，就主張南方分離，自成一獨立的『聯邦』（Confederacy）。故這個問題再變而為統一與分離的問題。林肯是一個大政治家，他知道黑奴問題比統一問題輕得多，故他認定『維持統一』為戰爭的第一個目的。故他說：『如果不釋放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全數

的奴隸可以維持統一，我要做的；如果釋放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可以維持統一，我也要做的。我戰爭的第一個目的是要維持統一。』但他始終不會忘記黑奴的問題，故國軍戰事順利之後，林肯知道南軍的敗挫已可決定了，他就不顧內閣的反對，毅然決然的宣布釋放黑奴的宣言。這是林肯與威爾遜不同之處。威爾遜等到戰事終了之後方才談到善後的條件，故完全失敗。林肯不等戰事終了之後就先實行他的理想，故完全勝利。

第五幕（一八六五年四月）寫林肯到格蘭

脫將軍營中，寫格蘭脫將軍受李將軍的降服。李將軍一降，南邦的獨立國就完了。第六幕（同月）寫林肯之死。李將軍之降在四月九日，林肯被刺在四月十四夜。林肯死後四十五日——五月二十九日——大赦，南北之戰正式終結。

林肯爲近代史上一個大人物，年代太近了，事蹟又太繁重了，很不容易用作戲劇的材料。德林瓦脫自己說他最得力於英國莊吳勳爵（Lord Charnwood）的林肯傳，他運用歷史材料的手段，真可佩服！他在他的自序裏說：

第一，我的目的並不是做歷史，是做戲。歷

史家的目的，已有許多林肯傳記很忠實的做到了……我雖不曾錯亂歷史，但我不得不把歷史事實縮攏來，稍稍加上一點變動，使戲劇的意味得盡量發揮出來。

……

第二，我是一個戲劇家，並不是政治哲學家。聯邦的各邦有沒有分離（Secession）的權利，這個問題很可以有種種不同的意見；但我個人贊成或反對林肯的政策，絕不關緊要。我只顧得他的人格在戲劇裏的趣味，我只曉得這個用高尚的精神和理想來主持戰事的人是一個很感動

人的模範。

他從林肯一生的事蹟裏，只挑出五年；這五年之中，他只挑出幾件事。但這幾件事已很可以使我們懂得林肯的人格和美國南北之戰的大事了。例如第一幕寫林肯的帽子，寫他看地圖，寫他跪下禱告；第二幕寫林肯完全收服希華德；第三幕寫林肯的女僕和那來見的黑人；第四幕寫林肯於討論國事之前先讀一段笑話；大事辦完之後接寫林肯命史萊納讀一段莎士比亞的詩劇；第五幕寫林肯特赦一個要鎗斃的少年，寫格蘭脫將軍對林肯之崇拜；這些都是細小瑣碎的事，但這些小節都是替

林肯寫生的顏料。最好的自然是第二幕收服希華德的一段。林肯在希華德的公事室裏碰見南方代表之後，人都退出了，只剩林肯與希華德兩人在屋裏；林肯停了半晌不說話，忽然說道：

(林) 希華德，這是不行的。

(希) 你疑心我——

(林) 我沒有。不過我們說話要坦白……

我組織內閣的時候，第一個我就選到你。我決不懊悔的；并且永遠不會懊悔的。但你要記得：忠心能得忠心……

希華德，你也許想我是一個頭腦簡單

的人，可是我能把你的思想看得極清楚，如同你看鐘表裏的機械一樣。你的熱心，你在行政上的經驗，你的愛人的心，很可以大大的貢獻於政府的。不要因為你想我頭腦不清楚，把你自已毀了。

(希) (慢慢的) 是的，我知道了。我沒有把全體詳細研究過。

(林) (從袋內取出一張紙來) 這是你寄給我的那篇文章。『幾條意見，備總統的考慮。對英國的政策……對俄羅斯的政策……對墨西哥的政策。總統須

得自己管這個，或是交給一位關員去專管。這不是我個人的專責。但是我也不推委責任，也不包攬事情。」

（半响，兩人互相看着，一句話也不說。林肯將那張紙交給希華德，他拿在手裏半响，扯碎了，丟在他的字紙筆裏。）

（希）請你原諒。

（林）（握住他的手）那是你的勇敢。

從此以後，那個瞧不起林肯的希華德就死心塌地的做林肯的幫手了。這種描寫法，比諸葛亮三氣周瑜時周瑜咬着頭上的山雞毛，搓着兩手，要殺諸葛亮的描寫法，優劣如何？

又如第五幕寫南北之戰的兩個大英雄——北軍的格蘭脫，南軍的李——的會見，也非常感動人

（兩個領袖面對着面，格蘭脫舉手，李將軍回禮）

（格）先生，你常使我覺得和你做敵手是榮幸的事。

（李）我不曾有一回不盡力。我承認我敗了。

（格）你今回來——

（李）來問你以什麼條件接受投降。是的。
（格）（取桌上的紙給李）很簡單的。我

想你不至於想我不大量罷。

(李) (讀了條件)你真大量，先生。我還可以提出一件請求嗎？

(格) 如果我可以商量，那是很榮幸的。

(李) 你許我們的軍官保留他們的馬匹。那是你的大恩。但我們騎兵的馬匹也都是他們自己的。

(格) 我明白了。他們在農場上有用的。可以准他們留下。

(李) 多謝你。這很能撫慰我們的人民了。你的條件我承認了。

(李將軍摘下佩刀，交給格蘭脫。)

(格) 不，不。這把刀只有一個合適的地方。請你收了。

(李將軍收了刀。格蘭脫伸手，李將軍同他握手。互相舉手行禮，李將軍退出。)

這種描寫法，既不背歷史事實，又能在寥寥幾句話裏使兩個英雄的神情態度在戲台上活現出來。我們如果真想打破那些紅臉黑臉，翻筋斗，金雞獨立，全武行……的歷史戲，不應該研究研究這種描寫法嗎？

十，六，十九。

胡適。

附記。這部書先由趙元任先生校過，他改了好幾處，第四幕林肯讀的笑話，他改的最

多。第一幕的『約翰勃朗』歌的音樂也是趙先生加入的，原書並沒有音樂。趙先生校改後，我又細細校改一遍，幾乎沒有一頁沒有改動的了。這是我對於原譯者應該負責任的。

(適)

又記。這部書有英國本與美國本，美國本略換了幾個人名。如第二幕以後林肯的祕書英國本作史萊納，美國改作海 (Hay)；海即後來大名鼎鼎的國務卿『海約翰』，與中國的『門戶開放』主義有關係的。譯本因為單音的姓在戲台上不大好聽，故

不曾改正。又如第三幕中的黑人，英國本作陶格拉斯，美國本改作克斯梯斯；這大概是因為陶格拉斯和林肯的政敵陶格拉斯同姓，容易引起誤會，故我們也依他改正了。

又，這本戲原文每一幕的前面有一段韻文的『引子』，另用兩個人扮作『野史氏』 (Chronicles) 於開幕之先出來說一遍，頗像宋曲的『致語』。我們因為這種仿古的形式大可不必有，故不曾把這些韻文的致語譯出來。

又，這本書裏的重要人物都是歷史上的真

人物，但第二幕與第四幕的閣員「霍克」(Hook) 乃是一個捏造的人物，用來代表那些反對林肯的勢力的。林肯是六十年前的人物，時代太近了，是非雖已論定，但恩怨終嫌太分明，故著者不能不用一個假名來代表那些反對派。這也可見西洋文人的忠厚處。

(適)

林肯

第一幕

伊犁諾洲斯賓非域中亞伯拉罕。林肯

家的客室，時在一八六〇年。有一位農人，名叫司登先生和一位掌櫃的，克富納先生，兩人的年紀都在五六十之間，坐在客室內火爐邊。這時候天快黑了，但是窗簾還沒有下。兩個老人不聲不響的吸煙。

司（半晌）亞伯拉罕，叫這個名字倒是不壞。

克 是的一點不錯。

司（又過半晌）亞伯拉罕，林肯，我認識他

有四十年了。沒有做過一點欺詐的事情。唔。

（在火爐鐵樁上輕輕敲他的煙斗。若有所思的半晌。女僕蘇珊進來，忙着點燭，拉窗簾。）

蘇 林肯夫人剛回來。他說他就來。

克 費你心。

司 我想林肯先生還沒有回來罷？

蘇 他還沒有回來，司登先生。有那幾位先生要來，他一定就回來的。

司 蘇珊，你的主人要做合衆國的總統了，你以爲怎麼樣？

蘇 先生，我想他一定做得很好的。

克 蘇珊，他得離開斯賓非搬到華盛頓住去

呢。

來不行似的。

蘇 先生，我想我們到華盛頓去住一定很合

（蘇珊出去了。）

適的。

克 （過了半晌，拍他的煙斗）我想回頭送來

克 啊！我聽這話很高興。

的信沒有什麼可疑的罷？

蘇 林肯夫人很不愛聞煙味兒。

司 那已經定規了，無可疑的。一定是請他。這

司 是的，蘇珊，多謝你告訴我。

是很可靠的。

蘇 主人是不吸煙的，你知道。所以林肯夫人

克 我總看不出亞伯拉罕對於約翰·勃朗

特別不喜歡人家在這屋裏吸煙。

（註一）的態度是怎麼樣。他們兩人對於奴

克 不錯的，蘇珊，你真細心。

隸制度，都受不了的，不過亞伯拉罕不像老

（他們拍去了煙斗的灰。）

約翰那樣以武力去反對。他說約翰·勃朗

蘇 可是有人倒也不一定拘着人家，彷彿要

根本就錯了。他說那些狂熱的人無論做什

人家把自己在家里做慣了的脾氣非改過

麼總是把自己弄得山窮水盡才歇。

同 亞伯拉罕他是維持憲法的。他希望憲法

可以做主人翁。再沒有別的東西他希望得
像那樣懇切的，他如果到了華盛頓，一定要
袒護憲法的。他情願犧牲一生去勸告國家
反對奴隸制度，但是他不到勸告成功定出
反對奴隸的法律之後，決不借那沒有定的
法律的名來用武力。所以老約翰·勃朗那
種用武力的法子，他是受不了的。

克 約翰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帶了幾個像他
一樣熱心的人，還有幾個黑人，竟想解放整
千整萬的黑奴！

同 他真是勇敢的。當時他臨受絞刑之先說

林 肯

的幾句勇敢話。『諸位朋友，我想你們大大
的得罪了上帝和人類。你們可以隨便處置
我。我現在差不多給你們處死了。但是這個
問題還是要待解決的——我說的，就是黑奴
問題，這事還沒有完呢。』那天我正在那邊。
司登華·約克生也在那裏。他避開了。有一
位陸軍大佐在那裏發號令。等到事情完了，
他就大聲說，『人類的仇敵都要這樣死的。』
但是只有那些怕丟了他們的奴隸的人信
他的話。

克 (半晌)以這種方法絞死人實在太慘……
……他們爲他做了一個歌。(他輕輕的唱)

5.5 5.5 4.3.5 1.2.3.3.3.2.1.1.

約翰·勃朗的身體雖在坟墓裏頭爛，但

1.2.2.1.7.1.——

他靈魂直前進……

司
我知道的。

兩人同聲靜唱：

5.5.5.4.3.5 1.2.3.3.3.2.1.1.1.2.

天空中的星宿亦都發了愛惜心望着老

2.1.7.1.——

約翰的坟……

(少頃，林肯夫人進來。兩人起身迎接。)

林肯夫人 司登先生好。克富納先生好。

司克 夫人好。

林肯夫人 請坐請坐。

(大家坐下。)

司 夫人，今天晚上於你關係很重要的。

林肯夫人 是的。

克 夫人，你想那幾位代表幾時可以到？

林肯夫人 他們七點鐘可以到這裏的。(鼻

子一嗅。)亞伯拉罕當然沒有吸過煙。

司 (起身)夫人，我給開扇窗罷？晚上熱了。

林肯夫人 三月裏的天氣當然熱了。賽姆耳。

司 登，用不着開窗。我們在客廳內不吸煙的。

司 (回到原位)不吸的，夫人。

林肯夫人 多謝你。

克亞伯拉罕對於來請的怎樣說，決定了沒有？

林肯夫人 他要允許他們所請的。

司 我看這個主意很對的。

林肯夫人 是的。

克 夫人，我敢說，你勸他那樣做的。

林肯夫人 方才你說今晚上是於我關係很重要的。一點不錯，今晚我要說的話應該比往天的格外多，因為這是重要的時候。我最喜歡的，我將與一位大人物並列在歷史上。我知道他是多大的人物。我自己可是極平常的，並且多嘴的，心裏又不像他那樣安靜，

林肯

高尚。這種種樣子一定記在歷史上的，使人要發笑，並且要說『可憐的亞伯拉罕·林肯。』那倒沒有什麼，不過還不止此咧。我常知道他於什麼時候應該前進，什麼時候應該後退。我時時留心，留心，美國一定要利用我所學得的。有許多婦人也像我這樣的。可是我的運氣好。我的事業遠出於伊犁諾州之外——我們不知道多麼遠。我們貧苦的時候，我常把事情做容易了給他，現在他的思想已經到這個樣子。從前他們要他去做烏爾根州的州長，如果他去了，在那裏什麼也做不成的。所以我把他攔住了。現在他們

來請他做總統，我就贊成他去。

司 我要向夫人陪罪，方才我在這裏吸過煙。

林肯夫人 不要緊，賽姆耳。司登下次不再吸就是了。

克 這是一個大位置。你知道希華德對於共和黨推定亞伯拉罕做總統，他的態度怎樣的？

林肯夫人 希華德的野心不小。他希望被推舉的。好在亞伯拉罕知道怎樣使用他。

司 我想因為民主黨的分裂所以使共和黨的選舉才確定的罷？

林肯夫人 亞伯拉罕是那樣說的。

克 真想不到呀。那天晚上，我也坐在這屋裏，見你丈夫進來，那頂破帽子差不多從後腦袋落下去了，把口袋內裝不下的紙裝在帽子內，嘴裏罵着幾個混帳東西，我回想到那個時候，我決想不到他現在居然會到全世界人注目的地方去的。

林肯夫人 我年年總想要勸他買一頂新帽子。

克 我那裏有一大批精選的貨剛從紐約寄來的。因為亞伯拉罕要走了，我想奉送他一頂，他也許可以受的。

林肯夫人 他也許受的。但是他喜歡戴舊的。